

本
辭
燈



			五九〇五	漢書門
一	二	九	五	
冊	架	函	號	類

三	二	西	九	五	漢
冊	架	函	號	類	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505
冊數	4(1)
函號	312 101

312-101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身

治騷者向稱七十二家評本大約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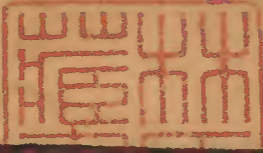
於舊詁之傳訛隨聲附和而好奇之

士又往往憑臆穿鑿削趾適屨甚至

有胸中感憤借題抒洩造出棘句鈎

章武斷賣弄懵然不知本題之層折

淺草文庫



315-101

行文之步驟反謂莊騷兩家無首無尾無端無緒將千古奇忠所爲日月爭光奇文謬加千層霧障幻成迷陣其所由來久矣余謂屈子之文嘗自言世莫知及賦懷沙則云願志之有象明告君子吾將以爲類是欲以當身之不見知庶幾傳之後世或有同類而其知之也迄今二千年來凡知屈子之文者又不過如此悠悠終古汨羅中尙復何望哉夫屈子之文屈子之志也志不以世而奪如許由皇之佐也生於帝之世則老於水伯夷

帝之佐也。生於王之世，則餓於山古
之人，嘗有言之矣。屈子以王者之佐
生於亂國，宗族志無所伸，義無所逃，
不得已，以一身肩萬世之綱常，寄之
於文，以自見。太史公既云：「推此志，又
云：「悲其志，可謂善讀屈子之文者。」若
知世風遞降，而樹立存乎其人，去流
俗之見，以意逆志，則各篇中層折步
驟，恍覺有天然位置，不啻爲後人寫
意中事。是以尚友古人，貴論其世也。
余少癡妄，不達時宜，私謂用世可以
得行其志，及筮仕後，所見所聞，皆非

素習以故動罹譴訶每當讀騷輒廢
書痛哭失聲仆地因取蒙莊齊得喪
忘是非之旨以抑哀憤二書各有評
釋而蒙莊以先竣災梨騷則或作或
輟其稿悉沒於閭變烽火中自徙寓
武林以來凡四方書賈鮮不以此爲

請再註未就又燬於回祿余思註屈
之難尤甚於註莊二千年中讀騷者
悉困於舊詁迷陣如長夜坐暗室茫
無所覩閱極而洩乃天之道余雖乏
騷才然老憊異域貧窶不能自存且
以四海之大無一人能知余之爲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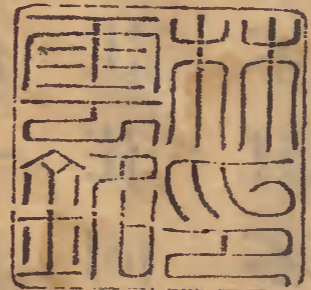
者而畢生不踰跬步之志九死不悔
在屈子未必不引以爲類前此未就
稿本重罹意外灰劫安知非陰有督
追使余爲全騷計耶因於丙子良月
杜門追記併補未註諸篇萬駿千翻
止求其大旨昭合脉絡分明使讀者

洞如觀火還他一部有首有尾有端
有緒之文與註莊同一法其一切評
語悉致繁蕪不但不敢存亦不暇存
耳亟命余子沅錄分四卷顏之曰燈
庶屈子之文可以燭照無遺卽其志
亦可以昭垂勿替而萬世之綱常有

賴矣是亦余之所以為志也夫

康熙丁丑歲孟春望日晉安林雲銘

西仲氏題於西泠之挹奎樓



楚懷襄二王在位事蹟考

懷王

威王太子名熊槐在位三十年

癸巳元年魏聞楚喪伐楚取陘山張儀初相秦四年秦惠王始稱王

戊戌六年楚使昭陽攻魏滅之襄陵取八邑所謂南辱于楚者此

卯癸卯十一年楚為從約長與趙魏韓燕伐秦攻函谷關

秦出兵逆之五國皆引兵歸時屈子為左徒王甚

曰篇所謂奉先功以照下別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是也屈子有力在此其招讒妒亦在此

戊申十六年齊潛王秦使張儀約楚絕齊許以商於之

楚辭登

卷之五

史記卷八

地六百里。楚絕齊，秦不予地，遂攻秦。見本傳。興祖謂屈子

被疏在此年。愚按史記被疏尚在前。疏者止是不

與議國事耳。未嘗奪其左徒之位也。絕齊時疑必

諫離騷云：反信讒而齟齬，惜誦篇云：反離群

而贅狀，當俱指此。則奪其位者在此年耳。

巳酉 十七年春，秦敗楚於丹陽，斬首八萬，虜大將屈匄。

裨將逢侯丑等七十餘人，取漢中郡。楚悉起國中

兵襲秦，大敗於藍田，割兩城以和。韓魏聞楚困襲

楚，至鄧，楚引兵歸。見本傳。屈子雖廢，猶在朝。忿

余以蕙纒，又申之以昭藍，中者言既廢，又切責

之也。則合前兩次見，可知惜誦當作於此年。

庚戌 十八年，秦約分漢中之半與楚，和親。懷王願得張

儀，不願得地。儀至，厚幣靳尚，說鄭袖，使言之。王釋

之。見本傳。屈子使齊而反，諫已不及。愚按使齊

必以見欺於秦為謝，再脩前好，獨使屈子者，以

絕齊時，群臣皆賀得地，陳軫獨弔而軫又往仕秦，

別無可使，故不以既絀而不用。則前此之諫絕齊，

益可知矣。屈子未反，舉朝又無一人諫。王釋張

儀之非，其黨于靳尚，亦可知。所以謂之黨人。

子壬 二十一年，齊湣王欲為從約，長遺書與楚楚，以昭睢

議欲雪藍田之耻，遂合齊以善韓。前使屈子之齊

史記卷八

齊世家

二

計。茲湣王書至，而又未決者，以曾為從約長，耻見

奪耳。昭睢之議甚確，豈離騷所謂蘭椒其人乎。

丙辰二十四年蔡昭王初立厚賂楚楚往迎婦遂背齊

而合秦狗利棄信所以速禍况秦為虎狼之國非可以婚姻結乎屈子以彭咸死諫為法必

越諫而被遠遷絕其言路惜往日為所謂讒人蔽

晦虛惑誤又以欺遠遷臣而弗思是也虛惑當指

絕齊言誤當指攻秦言又以欺當指背齊合秦言

丁巳二十五年懷王與昭王盟約於黃棘在房襄境上秦復

與楚上庸楚恃婚姻而在然武關之辱實此盟誤之悲回風篇刺頃襄迎婦於秦所謂施

黃棘之枉策是也屈子雖遠遷尚欲南行而死諫終不得諫思美人篇當作於此時

戊午二十六年齊韓魏責楚負其從親同伐楚楚使太

子橫入質於秦而請救秦兵至三國引去諸侯連兵伐楚

本意中之事但請救于秦而又質子則前此之

迎婦結盟何為乎屈子必思一善後之策而陳詞

懷王惟以秦救為美好而驕之朝臣又以王之造

怒不敢正其是非所以不聽抽思篇當作于此年

朱巳二十七年秦大夫有與楚太子鬬太子殺之亡歸

愚按敵國質子大夫豈敢與私鬬當是秦昭

王知懷王之愚實陰遣之使釀成兵端耳

庚申二十八年秦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昧取重

丘而去見本傳○愚按懷王此時當思屈子之言而名同但未復其位此事本與屈子無涉

太史公特敘入傳者作後來諫會武關來歷耳洪興祖以為十八年名用疑字之誤

楚辭

事蹟考

三

去齊

辛酉 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軍死者二萬人殺將

軍景缺乃使太子為質於齊以求平僅求齊不見

三十一年秦復伐楚取八城遺書與楚會武關結盟

昭睢諫無往王稚子子蘭勸王行秦許令一將軍

號為秦王伏兵武關俟懷王至閉之遂與西至咸

陽朝章臺如藩臣不與亢禮要其制死黔中郡懷

王怒不許因留秦昭睢謀詐計於齊齊歸太子遂

立為王秦不得所割怒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

取析十五城而去見本傳○屈子先諫勿入武關與昭睢所見相同無奈不聽按

懷王為人貪而且愚又好矜蓋貪則可以利誘愚則可以計取好矜蓋則喜諛而惡直齊秦兵好反

覆屈子疏放皆坐此三病武關受欺只悔不用昭睢之言而不及屈子則好矜蓋積怒猶未乎可知

項襄王懷王太子名橫在位三十六年

癸亥 二年懷王亡逃歸被秦遮楚道從間道走趙不納

又欲走魏而秦兵追至遂同使者入秦發病見本傳○

屈子又被讒放於江南之莖以取怨於令尹子蘭故也涉江篇當作於此年招魂亦當作於此年

甲子 三年懷王卒于秦秦歸其喪諸侯自是不直秦秦

楚辭卷之五

楚簡

楚絕

楚絕大招當作於此時
上居當作於四年

丁卯六年秦遺書約決戰楚患之謀復與秦平以無可敵秦故

戊辰七年楚迎婦於秦忘不共之讐而結好總因國中無人不能為美政故為威勢所劫悲回風當作於此時哀郢當作於十年漁父

懷沙當作於十一年以汨羅自沉當在此年也

乙亥十四年與秦昭王會於宛結和親自此至末皆

丁丑十六年與秦昭王好會于鄢秋復與秦會穰

巴卯十八年用楚人匹夫報讐之說遣使於諸侯復為

從秦伐楚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使

說楚相昭子而止不能自強已失報讐之具又

庚辰十九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

辛巳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楚西陵

壬午二十一年秦將白起拔郢燒先王墓夷陵楚兵散

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屈子哀郢篇云夏之為丘

即驗天問篇云吳光爭國久余是勝以吳光入郢

癸亥二十二年秦復拔巫黔中郡前武關所要割不

甲申二十三年襄王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取秦所拔

楚辭

屈原

江旁十五邑以為郡距秦

已不成其為國天問篇告堵敖不長之說驗矣

子戊

二十七年復與秦平入太子為質於秦

世屢結秦按懷襄兩

嫉皆卒困於秦總以讒諛用事除迎婦質子之外別無伎倆天問所謂荆勳作師夫何長早已道破

丁酉

三十六年襄王病太子亡歸秋襄王卒

太子熊元立

屈子所著之文無先後次序考據多將二君在位事蹟按年編輯參之史記本傳凡有明文者即繫于各年之下如無明文亦可以各篇語意推之以備讀者之參考庶不至如醫註一味強解即以為屈子之年請可也

林雲銘纂編

凡例

一屈子本傳太史公止云作離騷後人添出經字且將九歌以下諸作皆添一傳字不知何意蓋傳所以釋經從無自作自釋之例而王逸章句以經字解作徑字之義又與諸篇加傳之意不合矣徑小路也屈子豈山徑之人耶若以典常二字為訓在作者本當處變之時而其所行乃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之事與典常二字無涉即謂離騷非作於一

時當懷王聽讒以至遠遷其事無不槩括於中諸
篇乃其散見錯出者不無經緯之別亦屬畫添總
之絕世奇文添一經字未必增光去一經字豈遂
減價余惟以太史公之言為主將經傳二字及晦
庵每篇加離騷二字一槩刪去以還其初而已
一楚辭次序朱晦庵以為定自劉向若考其所作之
先後離騷一篇之外惟惜詡思美人抽思三篇詳
其文義係懷王時所作餘悉作于頃襄時諸本紛

紛聚訟總無確徵余於九章舊本顛倒不得不分
別更定此外悉依原本以傳世既久恐滋蕪糝即
仍其舊可也

一楚辭原本各篇題目皆列於本文之後學者未曾
竟讀全文茫不知是何題目不得不多一番檢閱
余悉改列在前使人觸目即見惟取其便而已非
更張也

一楚辭原本皆有續離騷諸作綴附末卷大約無屈

子之志而襲其文猶不哀而哭不病而吟詞雖工非其質矣甚至以莽大夫之反離騷侈口狂詆亦列於內豈非辱極奈此知註屈不知屈之外尚有人能續尚有人敢續者况變風變雅實起於創即有學步邯鄲斷無後來居上今一槩從刪即前此註莊痛斥擬莊諸篇之意也

一楚辭自漢迄明讀者各出意見或稱揚或指摘總未嘗細心體認本文脉絡止沿習舊註訛以傳訛

本旨既失毋論指摘者非其病即稱揚者非其美皆屈子所不受也且添出許多雜論皆隔靴搔痒之語自逞機鋒與作者本旨無涉即賦比興註脚人所共知亦屬繁雜可厭今一概不載庶學者之眼目自此一清乎

一讀楚辭要先曉得屈子位置以宗國而為世卿義無可去緣被放之後不能行其志念念都是憂國憂民故太史公將楚見滅于秦繫在本傳之以

其身之。死。生。關係。於。國。之。存。亡。也。後。人。動。解。作。失。位。怨。懟。去。把。一。部。忠。君。愛。國。文。字。坐。其。有。患。得。患。失。肝。腸。以。致。受。露。才。揚。已。怨。刺。其。止。之。譏。千。古。蒙。冤。願。與。海。內。巨。眼。者。共。洗。之。

一。讀。楚。辭。之。難。較。之。他。文。數。倍。以。其。一。篇。之。中。三。致。意。所。謂。長。言。之。不。足。而。嗟。歎。之。上。紹。風。雅。下。開。詞。賦。其。體。當。如。是。也。總。要。理。會。全。局。血。脉。再。尋。出。眼。目。來。任。他。如。何。揅。曳。如。何。宕。軼。出。不。得。這。個。圈。子。

不。用。一。毫。牽。強。自。然。雜。而。不。亂。複。而。不。厭。今。人。偶。得。一。二。句。之。佳。便。鵲。突。擊。節。不。顧。止。下。文。理。難。通。止。謂。哀。慘。之。極。不。覺。重。沓。失。次。茫。如。坐。雲。霧。中。支。離。奏。合。此。從。來。積。習。願。與。海。內。巨。眼。者。共。破。之。一。讀。楚。辭。止。要。得。其。大。旨。若。所。引。用。典。實。有。涉。神。怪。者。惟。以。莊。子。所。謂。寓。言。視。之。省。却。許。多。葛。藤。且。天。地。之。大。古。今。之。遠。何。所。不。有。夫。子。止。是。不。語。亦。未。嘗。言。其。必。無。神。必。無。怪。也。屈。子。生。於。秦。火。之。先。安。

知前此記載非厄於灰燼而不傳乎見駱駝謂馬
腫背切勿陷入衆人窠臼

一是編每篇中如引用典實及花木鳥獸玉石器物
等類舊註有考核無訛者量採入小註以便初學
若意義脈絡則必斷自鄙衷融會辨析期於至當
不敢曲徇每篇逐句詮釋逐段分疏末以總論翼
括全文讀者先看字句小註再閱段落來路去路
然後細味總論之融合貫通則一篇神理了然於
目前不煩再加探索矣

一楚辭各本字句多有不同緣其俱出手鈔所謂字
經三寫烏焉成馬必至之勢也今悉依晦庵較本
但其所用出處必博考群書務求合於本文意義
不敢遷就沿襲貽誤後人

一是編字有音叶者即註於本字之傍如反切有定
音亦改用之總以讀者省力為主如下句不便於
叶卽叶上句蓋叶音原出於不得已非可以正音

論也

一是編文中眼目用重商◎◎上下呼應處用黑圈
●●精妙處用密圈○○○觀貼處用密點
┆┆其每段小歇處用橫截一大歇處用曲截
┆總欲讀者開卷便得海內博雅君子得是編者
不妨先取舊註一閱方知作者深意止在目前
自看不出耳諱讀古豈易言哉

西仲氏再識

屈原列傳

史記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
明于治亂嫻于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
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
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
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
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
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

楚辭

列傳

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
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
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
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惻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
平正道直行。竭智盡忠以事其君。諛人聞之可謂窮
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
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
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

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
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
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
不容。自疎濯淖污泥之中。蟬蛻于濁穢。以浮游塵埃
之外。不獲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
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原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
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伴同去秦。厚幣委質事楚。
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

楚辭
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于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于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知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斬尚而設詭辯于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其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

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
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旣咎子蘭以勸懷王入
秦而不反也屈平旣嫉之雖放流瞻顧楚國繫心懷
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
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
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智
愚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
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
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
故內惑於鄭袖外欺于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
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爲天下
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片潔不食爲我心惻可以
汲王明並受其禍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
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頃襄王頃襄王怒
而遷之乃作懷沙之賦其辭云云於是懷石遂自投
汨羅以死屈原旣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

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自屈原沉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楚辭燈目次

卷之一

離騷

卷之二

九歌 有總論

東皇太一

雲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東君

河伯

山鬼

國殇

禮魂

天問

卷之三

九章

有總論

惜誦

思美人

抽思

涉江

橘頌

悲回風

惜往日

哀郢

懷沙

卷之四

遠遊

卜居

漁父

招魂

大招

楚辭燈卷之一

晉安林雲銘西仲論述 男 沅芷之較

離騷

帝○高○陽○之○苗○裔○兮○顓頊後與楚同姓為世官朕皇考

曰○伯○庸○原父攝提貞于孟陬兮攝提星名隨斗柄正

陬隅也孟春昏惟庚寅吾以降又值寅日人生于皇

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初生時氣象便與

揣之知余長成時必無邪行始擇其名之美者而名

命之下文許多度字俱本於此舊註作時節欠妥

楚辭卷

卷之一

余曰正則兮法之正者為平字余曰靈均靈善均平也高平

嘉者便有顧名思義不當從俗之紛吾既有此內美

意紛已上敘祖父及初生來歷又加以脩治之力

今稟有許許多多美質又重之以脩能下文許許多多脩字俱

本於此舊註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扈被

也離芷蘭皆香草以喻善汨余若將不及兮汨水流

行所謂重之以脩能者也汨余若將不及兮去疾貌

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

其代序年歲果不吾與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

遲暮惟思也美人稱君之詞言流光易逝不但不撫

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君不肯乘壯歲而除去

模有敗君德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乎先路若改

何故不改用賢人擇路而行則吾當先為引導使賢人從我而

來耳已上敘已之脩治有年可佐君為美政故為

左徒時以匡昔三后之純粹兮惟紉乎蕙蔭椒桂帶

君齊國自任昔三后之純粹兮能棄穢矣固眾芳之

所在群賢雜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紉乎蕙蔭辣氣以

其香猶用之不但用純香之蕙蔭而已喻逆彼堯舜

耳之言亦能愛也此既有君德而能用賢者彼堯舜

之耿介兮其德光大既遵道而得路亦光大何桀紂之

昌被兮衣不帶之貌言放縱而夫唯捷徑以窘步所

惟取速小以圖便安究竟一步亦行不去此有德無

德所行不同而利害亦別擇路者不可不審已上

之得失以起下文惟黨人之偷樂兮爭寵行讒如

把舉朝聯成一氣謂之黨人此輩路幽昧以險隘所

者不且便安不計及國家利害非我自身畏恐皇與

所謂捷徑也豈余身之憚歟兮有禍害相及

之敗績實慮君為忽奔走以先後兮皇與之敗及前

王之踵武欲挽回使追楚先世之荃不揆余之中情

今荃香草稱反信讒而齋怒齊吹舖疾也既疏猶諫

信讒在先又疑原欲以所諫之事自伐耳余固知謬

措往曰篇所謂君舍怒以待臣蓋指此也余固知謬

謬之為患兮謬言人之所難言若口吃者謂之忍而不

能舍也無奈事關國家指九天以為正兮中情惟有

持夫唯靈修之故也靈脩謂以善行而脩治者稱君

實由於愛君欲導乎先路曰黃昏以為期兮許以行

而心迹無以自明所致羗中道而改路羗楚人發語詞

暫屈於理之當然也羗中道而改路言既行正路而

中變又忽奪於初既與余有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

怒之味解耳初既與余有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

申前余既不難大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離別謂不

言事若遠去者也。數化屢變也。已上敘已之見疏

不足恨。但君德無常操。不足與有為。是可悲耳。反應

上文堯舜耿介。余既滋蘭之九畹兮。為三十畝。又樹蕙

之百畹。同哇留夷與揭車兮。十畝為哇留夷。雜杜衡

與芳芷。馬蹄俗名。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竣時乎。吾將

刈多望其成德。以時進之於朝。雖萎絕其亦何傷

兮。今身既疏。雖不能哀眾芳之蕪穢。但人之云亡。那

哀。已上敘已之見。蕪不足惜。但正士皆喪氣。無有

與君為美政者。所關非小耳。反應上文三后純粹眾

芳所在。眾皆競進。以貪婪兮。得君者無不懣不厭乎

求索。楚人謂滿口憑財。羞內怨已。以量人兮。不以已

為非。而以人各興心而嫉妬。彼此相忌。謂吾得遂。怨

之得君皆然。非余心之所急。轉念且緩之。而老冉

冉其將至今。恐脩名之不立。何萬年遺臭安得不懼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日墜日落。皆

荀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願頤頤亦何傷。姱美也。練

而約所守也。願頤。食不飽而面黃之貌。言脩名擊木

得立。即取人所棄以為飲食。何害。不須競進也。擊木

楚辭

卷之一

四

繩之纒纒胡繩亦香草可作繩纒纒索好貌亦音

取已棄之餘芳以為服伏下清白二字 吾法乎前脩身之代猶 非世俗之所服彭咸殷大夫諫

於今之人兮周合願 依彭咸之遺則紂不用投水而

死言既見疏於君不能求容願以死諫顧不得長太

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危其身賦歛則奪其財

再音粹 當得滿朝音粹 求索音粹 余雖好脩姱以鞿鞢兮音粹

鞿鞢音粹 兮音粹 自開音粹 又申音粹

之以攬芷重疊以脩姱得罪不止一次舊亦余心之

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君之所甚怒者皆余心之

悔已上敘黨人行讒始由於錯認原之得君亦如

彼之貪婪求索究竟君之見疏皆以清白受過脩名

既立餘無怨靈脩之浩蕩兮如水之橫溢即上文昌

足介意怨靈脩之浩蕩兮 如水之橫溢即上文昌

被之義本不終不察夫民心察謂之終者以其到底

成其為君德察謂之終者以其到底 喻喻黨

不明也民以惡貪婪好脩衆女嫉余之蛾眉兮

姱為心根上音粹 民生多艱句衆女嫉余之蛾眉兮

原以清白誣誣謂余以善淫 徒歌日誣楚南謂愬為

形其短誣誣謂余以善淫 徒歌日誣楚南謂愬為

貴喻黨人知原清白無可同時俗之工巧兮 何規矩

行讒而以造令自伐誣之同時俗之工巧兮 何規矩

而改錯音粹 猶背音粹 錯音粹 背繩墨以追曲兮音粹 競周容以為度音粹

白則不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不吾知其

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信得過不顧人知。高余冠之

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

猶未虧。方指衣裳澤指冠佩，糅亦雜也。迷路忽反顧

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四海之外豈無知我與類

自考而欲往觀之以自廣其意，非思佩紛紛其繁飾

去國求君也。伏下周流上下數段。佩紛紛其繁飾

今芳菲菲其彌章。美再加脩服之。民生各有所樂兮，余

獨好脩以為常。出於天性欲以雖體解吾猶未變兮

豈余心之可懲。即支解不能改吾好，豈以見疏為戒

不但不肯變，實不能變。與上文靈脩數化，下文芳草

為蕭艾相反。已上自敘被謔之後，不能變好修之

性以從俗，妄思進用。前以馳騫非急，欲立脩名。猶在

時俗之中，此以行迷當復欲觀四荒，竟在時俗之外

矣。總以時俗中無一人知原，亦無一人類原，而原又

無去國他適之義。除是四荒或有相遇，乃極言楚國

必無一遇也。自此女嬃之嬋媛兮，柔態牽戀之貌。申

至篇末，皆是此意。女嬃之嬋媛兮，柔態牽戀之貌。申

申其詈予，非一詞。故下有不予聽句。曰鮫婞直以亡

身兮，終然殀乎羽之野。可直者。汝何博謔而好脩兮，紛

獨有此娉節。

喜脩美行

博學忠言

養菘施以盈室

今判獨離而

不服朝皆惡行獨求清白判別也喻舉眾不可戶說兮

孰云察余之中情誰說有監汝不為惡行出於忠君

之語為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紘獨而不予聽舉朝

黨汝何獨立于世而不聽吾言同于鮫之悻直乎女

婁言止此舊註把後四句作原言大謬已上借女

容身為下文折中聖見帝求女張本此無聊之極

也依前聖以節中兮即折中乃唱憑心而歷茲而任

此心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嗽舜葬九疑山

陳詞者求啓九辨與九歌兮禹辨九州物數與六府

夏康娛以自縱太康不顧祖德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

乎家巷同羿拒於河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矢

封狐封大固亂流其鮮終兮因亂得政泥又貪夫熒

家寒泥殺羿澆身被服強圉兮泥子縱欲而不忍

耐日康娛而自忘兮忘其厥首用夫顛隕少康夏桀

之常違兮常背乃遂焉而逢殃湯放后辛之菹醢兮

紂殺比干殷宗用之不長武王滅之若十六句皆

湯禹儼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三后之所舉賢才

定辭燈

而授能今用人循繩墨而不頗守法皇天無私阿兮

覽民德焉藉同錯輔見為民所德者而然夫維聖哲之茂

行兮苟得用此下土有三后所以瞻前而顧後兮前之

後之去声相觀民之計極民之所計以有德者為極夫孰

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義與善所以為德自

華身後未及見余後反咄余身而危死兮所陳諫君而獲罪

幾覽余初其猶未悔自視其始不量繫而正柄兮如龍逢

孔也柄刻木端以入繫者言固前脩以菹醢如龍逢

然何足為悔曾獻欬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所可哀者

賢之時偏值攬茹蕙以掩涕兮音耶霑余襟之浪浪如也

求折中之詞止此已上敘諫君皆據三代興亡之

逢時所謂怨駢不亂者也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

也駟玉虬以乘鸞兮音力鸞鳳屬音力埃風余上征中正之

天獨非以朝發軔於蒼梧兮音力余至乎縣圃音力欲

少留此靈瑣兮音力日忽忽其將暮音力吾令

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音力路曼曼其脩

曼曼其脩

不得意謂知我之人竟無可求索矣然豈無類我之
 人可取以相配免我為獨乎故有求女一着且是
 時鄭袖專寵綠君不明其德相配故以古賢后為感
 諷之微詞史記稱其好色不淫指立言之體如此非
 謂有是事也舊註比求賢臣已屬無謂或又比求賢
 君是以君反為臣之配且侮褻古賢后豈不冤殺
 溘吾遊此春宮兮忽然而遊至折瓊枝以繼佩以玉
 貴而折之以及榮華之未落兮夫相下女之可詒乘其
 尚存視神妃有侍女吾令豐隆乘雲兮見思美人篇
 而遺之以適吾意吾令豐隆乘雲兮見思美人篇
 求處妃之所在洛水為神解佩纒以結言兮即
 致其吾令蹇脩以為理蹇脩疑下女能媒者理通紛
 幣其始猶離忽緯繹其難遷也卒然乖

總總其離合兮其始猶離忽緯繹其難遷也卒然乖

淚見絕遂不可夕歸次於竈石兮次舍也竈石朝濯
 移以其驕傲也髮於消盤凡早起必理髮而沐之保厥美以驕傲兮
 侍色曰康娛以淫遊不理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
 而改求此女勿論不易求亦不願求也驕傲無禮等
 中和心上較論與大招美人俱在比德媿脩易
 同○求女不合者一覽相觀於四極兮四極即四
 度之既度而又周流乎天余乃下從極高迫天處而
 視之極其審也周流乎天余乃下從極高迫天處而
 再登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自上望下見
 天也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自上望下見
 楚辭卷之一

其塊然如儻，個不動也。有娥國名。吾令鳩為媒兮，鴝
佚美也。即高辛妃簡狄，處於瑤臺。告余以不好，懷
毒者反。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
巧足取重，不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又無
禮之鳳凰，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良媒先受人託，必
合者欲遠集而無所止兮，再無他聊浮游以逍遙及
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少康理弱而媒拙兮，
媒劣于少康而恐導言之不同。即結言亦不能堅其
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欲求與我同類之

天上天下，溷濁嫉賢，亦與世無異也。閩中既以遠，遠
今女總上求，哲王又不寤。帝一求見，懷朕情而不發兮。
中情終無，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天上天下，總無可
可告訴處。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以容身處。已止
教舉世無知之，後纔有往觀四荒之說，及上下求索，
皆與世之溷濁無異。竟無一知我類我者，則君必不
能冀其一悟，俗必不能冀其一改。可知矣。此身所寄，
少不得要決之於上，定之於下。雖酒澗湘淵，無改及
折弄成這一大段，看來却是索冀茅以筵。今草
下文靈氛巫咸二段，引子索冀茅以筵。今草
也。筵小折竹也。楚人名命靈氛為余占之。楚無司筵，誰信
結草折竹以十日，尊命靈氛為余占之。楚無司筵，誰信
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慕之。汝之信筵而慕

卷之二 一 三

楚辭
思九州之博
大兮豈惟是其有女天子之大必有

國有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更端而言孰求美而釋

女且有人來求汝者何所獨無芳草兮何處無脩潔

合得所依歸可爾何懷乎故宇九州皆可以往世幽

以自樂其樂爾何懷乎故宇孰云察余之善惡余之中情必不

昧以眩曜兮昏暗孰云察余之善惡見察雖遠逝亦

無所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楚黨人之

甚另是一戶服艾以盈要兮獨好謂幽蘭其不可佩

獨惡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理美之能當也草木

且不辨其香臭蘇糞壤曰充幃兮蘇取也幃香

况美玉之價值忠直類椒之辣氣謂遠君子已上敘

申椒其不芳人無類我由于好惡顛倒故無信而慕

之者靈氛言九州原止言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去國

楚以念念撤楚不下也巫咸將夕降兮殷中宗懷

心猶豫而狐疑以宗國世巫咸將夕降兮神巫懷

椒糝而要之求其百神翳其備降兮翳蔽九疑續其

並迎九疑山神皇剡剡其揚靈兮剡剡告余以吉故

曰勉陞降以上下兮指山川險阻言求榘獲之所同

但求君德有湯禹儼而求合兮敬以求賢擊咎繇而

同我者事之壯之合德擊咎繇而

楚辭

卷之一

三

楚辭

卷之一

三

叶○建

能調而必合苟中情其好脩兮又何必用夫行媒矩

既同君自知我不待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

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

桓聞以該輔該備也皆不及年歲之未終兮味老時

亦猶其未央央盡也世道恐鴉鳩之先鳴兮使夫百

草為之不芳鴉鳩即詩所謂七月鳴鴉者陰氣至則

人渴謝天下事益不可為矣此勉其速何瓊佩之偃

蹇兮眾蔓然而蔽之蔓衆樹陰蔽貌言有美德惟此

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妬而折之若君則無人調和

得不用時續紛以變易兮亦不得謂又何可以淹留

雞不求君但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

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正士一齊豈其有他

故兮莫好脩之害也非出于性之所脩無定操余以蘭為

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虛有其表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

列乎眾芳浪得椒專佞以慢惰兮又充乎佩幃音○導既

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音○新芳愈不成勞固時俗

楚辭

卷之一

三

叶○建

之流從兮水之流下從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

茲兮又况揭車與江離世道江河豪傑如此則中材

鳴久矣伏下惟茲佩之可貴兮委歎美而歷茲未用

而歷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芳指草言芬

此時一人不從和調度以自娛兮和有不充不隨之意

俗所以可貴聊浮游而求女不但不求君即求女亦付之意外

及余飾之方壯兮乘此佩飾方周流觀乎上下云往

觀四荒所謂何可淹留者非求仕於外也已上敘

世變日甚不堪着眼周流觀乎上下支離其說出千

無可奈何巫咸言陞降求君原只靈氛既告余以吉

言言黨人嫉妬亦念念撤楚不下也占兮不言巫咸以咸有上下歷吉日乎吾將行欲周

折瓊枝以為羞兮精瓊靡以為根精瓊靡以為根精鑿也瓊靡玉

為余駕飛龍兮引車維瑤象以為車車皆取其貴

何離心之可同兮心既離不可復合吾將遠逝以自

疏惟有他適避之免礙楚君臣耳遭吾道夫崑崙兮

路脩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藹兮雲霓為旌鳴玉鸞

之啾啾鈴之着于衡朝發軔於天津兮箕斗之間夕

余至于西極。鳳凰翼其承旂兮。以交龍之旂。敬從車後。高翱翔

之翼翼。和也。此周流。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

與。赤水出崑崙東南。取。麾蛟龍以梁津兮。以蛟龍為橋於津上。

詔西皇使涉予。詔告也。西皇少。路脩遠以多艱兮。騰

衆車使徑持。藉衆力隨路而持其危。不使車路不周。

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為期。不周山名。從此路左行。衆

皇此周流。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軼而並馳。軼。轂內

險路之詞。駕八龍之蜿蜿兮。龍此。前載雲旗之委蛇。此

更多。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雖按步而神已

海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舜禹之樂。乃平

皇肯涉予。則西皇其知余矣。途中不妨奏而舞之。且

息掩涕苦情。一切放下。所陟陞皇之赫戲兮。戲。一作

謂和調度。以自娛者。此也。去。去。去。楚國俯視。僕夫悲

曦初陞天之日。無遠忽臨。睨夫舊鄉。楚國俯視。僕夫悲

不照而我反登于上。前促回顧不肯前往。已

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前促回顧不肯前往。已

義一觸目。聞西海不能到。媮樂不能終。而遠逝自疏

之外。無第亂曰。卒章已矣哉。絕矣。國無人兮。是俗終

二條路也。亂曰。卒章已矣哉。絕矣。國無人兮。是俗終

卷之

不一莫我知只有我一人又無人又何懷乎故都
 改矣莫我知知是君終不一悟矣
 不堪回首既莫足與為美政分
 懷之何益歸國之後既無足與
 危則國必亡家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必覆安忍坐視唯有一着了却許多
 牽掛已上把與國存亡之義結出本旨晦
 翁謂原忠而過嗚呼忠豈有慮其過之理乎

林西仲曰三閭大夫是古今第一等人物其文章
 亦古今第一等手筆最難讀者莫如離騷一篇以
 其變幻瑰異眩其重複且有疑其行媒求女等語
 有涉侮褻但要知作者是何許人處何地位便知

當日如何存心如何落筆茲尋出頭緒分出段落
 以已之好脩君之美政作眼清直為好脩之實賢
 能繩墨為美政之用其立言大意以為吾正直之
 質本之於性而濟之以學其所以汲汲若不及者
 無非欲乘時匡君致之以二帝三王之道耳不期
 上官與靳尚等行讒見疏之後導君於不當行之
 邪徑以遂其偷樂吾之直諫實出於忘身愛君而
 君不察吾心反增前此之怒雖吾被疏不足致惜

但君與吾既有成言終而悔道德無常操其不足
有爲可知而吾平日所得之正人無門進用一時
俱棄其所關於國尤匪小也若揆當日黨人行讒
之故緣其本以貪婪固寵謬謂吾得侍君側亦以
賄進妨奪其利而不知吾不以進身為榮而以脩
名不立爲恐雖知招始願以身殉免此方民生日
苦求索死不敢辭也若論今日吾君聽讒之故又
緣其縱放無檢不察民心之公止樂逢迎之巧而
不知黨人之棄法度畏吾清直相形以誣詆中傷
陷之於罪吾止求告無罪於前聖俗不敢徇也在
吾既斥之後非不知少貶從俗以圖再進但思此
番若一失足便入黨人之群同作欺君誤國之事
故寧從吾所好脩吾初服卽舉世無見知若設一
癡想能以神遊往觀四海之外得一知我或類我
者則人道當不至漸滅殆盡君尙可一悟俗尙可
一改於願足矣守死不變此素心也忽於不經意

中無端被妙女嬃當面搶白絮絮叨叨因思既不
 得於君又不諧於俗甚至不見諒於家無處訴辯
 不得已陳詞重華求前聖之折中且神遊上天下
 地以求索焉斬其庶幾一遇亦可謂無聊之極者
 及見帝而帝不可見求女而女不可求是四海之
 外與時俗之溷濁嫉賢無甚異也計已窮矣一決
 之於卜再決之於巫止求示一容身之地別無他
 願而靈氛又以他國求女為詞巫咸又以他國求
 君為勸獨不思楚之患佞不能辨而他國容有能
 辨者乎楚之忠者皆變而為佞而他國容有不變
 者乎即無論能辨不能辨有變有不變但吾以楚
 族而為世卿大義攸關一言及他國已無以自存
 矣巫咸為不入耳之談不必復道即靈氛遠逝之
 言亦當仍在四海之外以目不見楚國卿借自遣
 神遊西海乃萬不得已又不意從空俯視忽見舊
 鄉安能竟前往而不顧哉總之歸楚之後君終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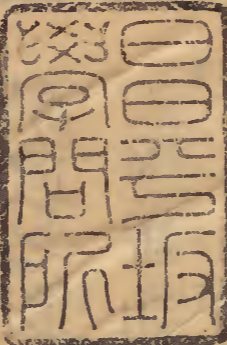
唐俗終不改國無人而朝無政亡可立待惟有一
 死以盡與國存亡之義而已此篇自首至尾千頭
 萬緒看來只是一條線直貫到底並無重複至所
 謂求女一節按史記張儀至楚厚幣靳尚設詭辯
 羊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厥後稚子子蘭勸王入武
 關稚子何知其為袖宮中主之無疑故又斷其內
 惑於鄭袖即卜居篇亦有事婦人之句明明當日
 黨人與袖表裏貪婪求索幾皆忠直舉朝皆袖私
 人奈黨人可以明言而袖必不傳形之筆墨篇中
 先借一女嬖出頭說出許多沒道理的話令人逃
 又逃不去辯又辯不來見得仕途中都是婦人為
 政憑他如何顛倒無可置喙也其敘求女皆古賢
 后如處妃驕傲既不足求而有娥二姚又不能求
 蓋惟不能求所以成其為賢后原意謂牝雞無晨
 君所聽信者必如古賢后則可不然未有不為夏
 喜殷妲周褒晉驪之續史記所謂其詞微者蓋指

此也。武王十亂，邑姜與於九人之數，才德相當，不足為嫌。故取為同類之北行，媒解佩，即介紹致幣也。又何侮褻之有？舊註皆作求賢君之詞，但問問中遂遠句，既比求賢君而不遇矣，哲注又不寤句，更比何等人耶？且原於楚有箕比之義，與孔孟可以轍環列國不同。他國求仕出於靈氛巫咸之口，則不妨而舊註皆以原欲自來相沿不改，豈非恨事。

愚按：屈子全副精神，總在憂國憂民上。如所云：恐皇輿之敗績，哀民生之多艱，其關切之意，可見。因被讒疏，細之後，純是黨人用事，以致國事日非，民生日蹙，即哀自己亦所以憂國憂民也。後段既云：遠觀四荒，宜如遠遊篇四極俱到，乃發物即云：至縣圃，又云：遵道崑崙，至於西極，及詔西皇，期西海止，在西方，一而因見故鄉而遂歸，絕不提起東南北三方，明明知楚屢困於秦，將來必為秦併，故特

取道以觀形勢。亟歸視楚。若國中有人。與為善政。或可稍支。蓋以微詞諷諫。而懷王竟置若罔聞。此太史公所以謂之終不悟也。歟。

林沅附識



楚辭燈卷之一

終

